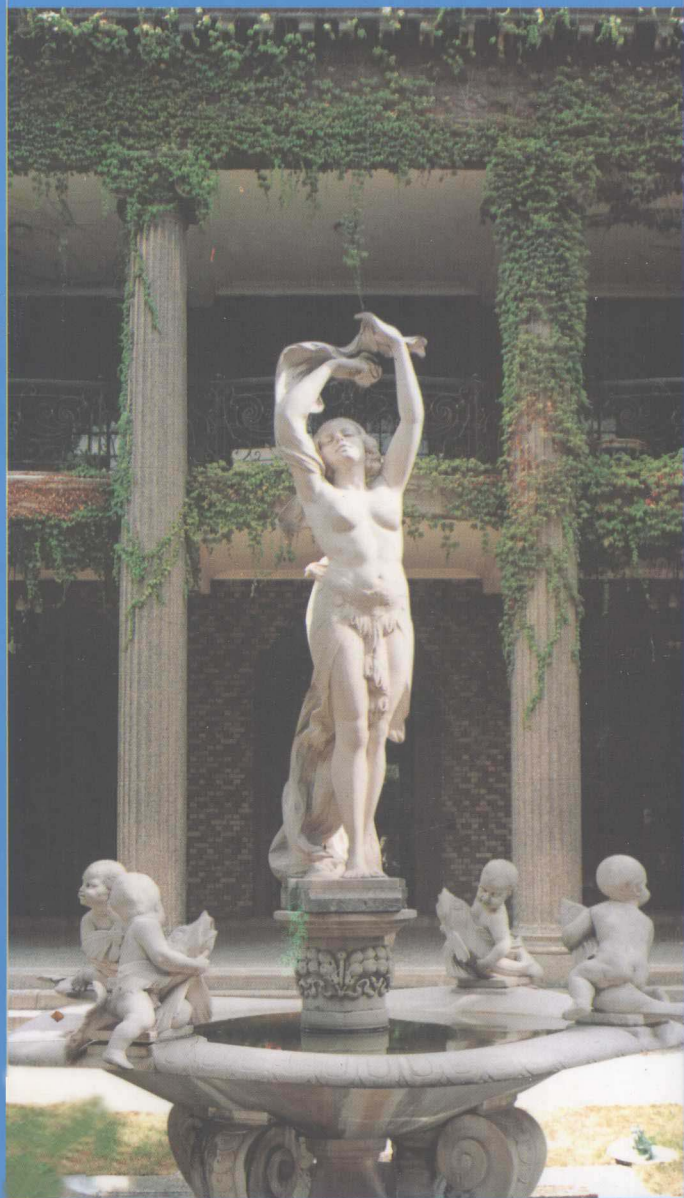


爱神花园

上海时光隧道

管志华 著



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

百家出版社

爱神花园丛书

上海时光隧道

管志华 著

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

策 划： 臧建民 艾 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神花园/蒋星煜等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12

(爱神花园丛书)

ISBN 7-80703-191-3

I. 爱… II. 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5090号

- 书 名 爱神花园·上海时光隧道
著 者 管志华
责任编辑 朱士信 刘小明
特约编辑 张斤夫
封面创意 费爱能
封面设计 许学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茶陵路175弄3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蚌埠市广福达彩印工艺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5
字 数 2650 千字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
ISBN 7-80703-191-3/I·23
总 定 价 200.00 元(共8本)



《爱神花园丛书》序

徐中玉

艾以老友来，得知上海作协十多位作家朋友正在为“爱神花园丛书”撰稿，即可陆续出版。他们都身体健康，关心国家大事，著述不息，精神可佩，深为高兴。“爱神花园”，不就是上海作家协会内那座树有美丽女神雕像的幽雅花园么？多年来，大家常在这里开会讨论。此时我们或冉冉欲老，或垂垂已老，在含饴弄孙之余，仍能不忘人文旧业，各就所思所感，通过各种文体，写出来嘉惠后人，正是我国自古以来有志之士保持优良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我们这些人，深受古贤遗训的影响，相信“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至理，因为我们都是在祖国忧患重重的艰危环境中生活过来的。至今我们仍生活在两个世纪中间，目击身经到近百年来各种急迫巨变，甜酸苦辣的世味都尝到过。从艰苦备尝，到又见曙光，这些都是当代青年所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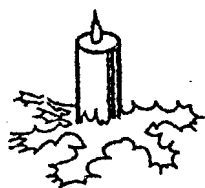
的。凭着这些真实感受与深切体验，还愿为我们的历史多留下些直接、可信的资料，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对过去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制统治，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反复多次的运动，直到达到顶点的极“左”文革，至今是否已有真正认真、比较深刻的批判、总结？是否只在经济上几乎已危急到崩溃的边缘？事实决非如此。问题的症结也只在此，则现在经过改革经济已有起色之后，世风败坏应已改观，然而种种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管理失控的现象却仍很严重，成为大家焦虑的中心。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温故知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多难兴邦”、“有备无患”……不胜列举，说的都是大家应有“忧患意识”，坦率、敢于面对过去的失误，深刻总结过去，汲取历史教训，找出失误之根，才真正能够复兴，达到安定、繁荣、富强。这些箴言，都是前贤留下极宝贵的资源，只有洗心革面，真正做到了，做实了，才能创出新局面，新境界。切忌掩盖、淡化、粉饰，纵使大是大非，仍稀里糊涂。似是而非，是难以真正根除顽疾，轻装前进的。

我想，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更多深入改革下去，以期在政治文明、学术发展、文艺创作、科技创新诸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要有持续进步，这种努力总不可少。

我的这些朋友，过去都已写出不少佳作，卓有成绩。相信他们这些新作里，会有更奋发的精神，在他们这些佳作里，有更好的体现。

我也愿追随诸位之后，尽其绵力。写这几句，与朋友们共勉。

2004年4月3日



目 录

序.....	1
圣火净土.....	1
神刀张	22
儒学大医	39
上海民营医院现状透析	42
“楼坛馆室”的故事	52
温州“游商”	60
呼唤文化经营者	72
请关注老人	74
为退休职工筑保护屏障	76

“晏子”的眼光	80
艺术,生命的长明灯	86
快乐的打工者	89
我们的城市标识	95
拒绝大起大落	101
“假洋鬼子”	107
思想者:真诚与真实	111
梦哈佛兮魂中华	116
环球同此凉热	120
安得广厦千万间	126
 我的“K”房	 130
称“老”的年龄	132
“坐家”与“作家”	134
我与《辞海》的交缘	136
我所认识的米舒	139
信誉胜黄金	142
“尴尬”令人思	144
教得灵活 学得轻松	145
杂感五则	146
 月亮神,你在悄悄说	 149
学术著作出版难吗	151
当代学术专著出版不可少	153

科技出版攥紧“拳头”	154
“签名售书”过滥惹人厌	156
沪上盛行军事词典出版	158
重视编辑专才培养	159
亟需发展公共图书馆	161
《中国文学史》热销的背后	163
以文会友聚“文华”	166
 秋访歙县	 167
“黑白世界”小高手	169
“气象哨兵”	170
“菜司令”逛菜市	172
名品的光彩	174
“铁老大”卖票记	175
现代“大禹”	177
失去两位亲人后	179
 托起初升的太阳	 181
电力服务的“标杆”	183
携手联合振兴中西部	186
竞争的夏季	188
崇山峻岭舞彩练	194
这就是生活	199
甘将寸草报春晖	205

修身正行 垂范后学	216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218
《走遍中国》上海篇	233
杏林瑰宝	241
百年向明	250
今日上海交大	259
与世纪同行	271
创新之魂	280
浦江游览	294
后 记	300

圣火净土

——记陶艺大师周国桢

一

他像一位探险家，为着发现一块肥沃的艺术新陆，不惜艰辛险阻，穿越荒原、沙漠、冰海，寻找充满生机的一片绿洲

雕塑，人类最古老的艺术。陶瓷，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太阳”。英语 China 一词，既表示中国，又表示瓷器。被称之为“火与土”的陶瓷艺术，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光辉象征之一。说起来很简单，年逾七旬的周国桢教授熔雕塑和陶瓷艺术于一炉，立足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的文化艺术沃土，表现民族的喜怒哀乐，高扬中国当代陶艺大旗，不能不算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几十年来，他坚韧不拔地追求动物陶瓷雕塑艺术创作，在陶艺领域独辟蹊径，别树一帜，在我国乃至国际陶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对于功成名就，他看得很淡。他觉得“人生七十不稀奇”，自己还未曾“垂垂老矣”，身体蛮好，还有许多事要做。他有时会像一个孩童一样喃喃自语：“我一直在寻觅一个遥远遥远的梦，一个逝却多年的梦，一个萦绕天际的梦，一个暗香飘浮的梦，一个影迹诡谲的梦，一个元气混沌的梦，我在寻觅它，追索它，已有 50 余年了！”

半个世纪的时光，弹指一挥间。

20年前，当年富力强的周国桢在京沪各地举行个展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勉励他：“很好，你这条路子走得对，走得好。”著名国画家刘海粟也赠言：“难，不以难伤神；苦，不因苦丧气；艺，不以艺成名。”著名美学家、评论家王朝闻为之评说：“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拙中见巧，因而形象是耐看的和越看越美的。”华君武、蔡若虹、李可染等一批著名画家同样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这些，不仅仅是对他周国桢，更重要的是对他所开创的艺术新领域的充分肯定。中国雕塑家协会负责人钱绍武教授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周国桢作品的研究、验收，不是几个人能搞出来的。我相信，周国桢艺术将来会得到全世界验收的，会在历史上对他作出适当评价的。”

大江东去，日月如梭。

如今的周国桢已由壮年步入老年，他卸去了景德镇人大兼职副主任，并从景德镇陶瓷学院繁冗的美术教育一线退了下来。他的宽额上添了几道岁月的皱纹，满头乌发已经泛白。早年的困苦和奋斗，历史老人似乎了然于胸，想偿还周国桢于安逸、舒适。周国桢却摇摇头：“人生有限，奋斗不止，艺术无涯。我岂能安逸，岂能贪图舒适。”于是社会上有了流言：周国桢是有名有利有钱的“三有主义”，偏偏没有闲，有点瞎折腾！对待这些闲言碎语，周国桢不是沉默，便是一笑。按常人眼光，享福、享受是人之常情，可常人岂能理解搞艺术的人的心境？周国桢不怕别人讥笑“痴心”、“呆气”，锥心之痛的是怕失掉艺术故旧与知音。他没有忘掉前辈领导和前辈艺术家的嘱托，没有忘掉同辈同行的砥砺，没有忘掉“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宏愿，从事艺术是一辈子的事，“有深谷者必有高峰”，必须努力不懈地攀登啊。

要评价周国桢不难，但艺术世界中的周国桢与现实生活中的周国桢是两码事。他没有教授和名人架子，着装打扮有点“土”，裤

脚一只卷上一只垂下。他绝无口若悬河的说教,也没有名教授儒雅的高论。周国桢是务实的,身先士卒的,不论镶嵌、绞泥、雕刻、叠压,还是堆贴、印压、上釉,他常常示范,决不“偷懒”。他的脾气倔,认定的事一定要去做,十头牛都拉不回头。陶艺靠脑靠手制作,需要的是风风火火,满腔激情。

艺术是真实的。艺术家的人生是真实的人生。但艺术家并非是简简单单地就可以造就的。先祖的血脉要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才能绽开花朵。或许得益于景德镇的熏陶,抑或得益于“瓷都”人的影响吧,周国桢养成了稳实和厚重的性格,他从不会“天桥把式”——光说不练,而是“看熟练活”。71岁的他,身体很硬朗,嗓门大,中气足。他说大学时代他喜欢体育,身体底子是在那时打好的,所以他从事陶瓷雕塑才有了本钱。他总骑辆摩托出行,友人担心万一有闪失,他也只是憨厚地笑笑。

2002年9月,我寻踪周国桢,在景德镇“周国桢陶艺馆”采访过他。周国桢教授热情、豪爽,虽然此前我仅见过他两次面,但是我们似乎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似的。“周国桢陶艺馆”落成一年多,存放着他近半个世纪来的艺术结晶——几百件陶艺精品。我从那些惟妙惟肖的作品中,看得出周国桢从事陶艺的心路历程。他的这些作品记录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迁。“周国桢陶艺馆”的底楼令人醒目地悬挂着著名美术家蔡若虹的一幅书法作品,上书:“‘形神兼备’。是形的一般性与神的特殊性两相结合的产物,周国桢的瓷塑艺术是形神兼备的最好榜样。他把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蔡若虹先生的评语恰如其分,知心知音。周国桢对此饱含深情,勾起了无数回忆。之后几天,我们促膝长谈。我们谈陶艺,谈人生,谈磨难,谈情感。他至性流露,坦诚中肯,使我真正了解了这位我国陶艺界名家的内心世界。这老头儿“韧”得可贵,“倔”得可爱。他像一位探险家,为着发现肥沃的艺术新大陆,不惜艰辛险阻,穿越荒原、沙漠、冰海,寻找充满生机的一

片绿洲。他如一个先行者，身上没有披挂耀眼的头缨，脖子上没有围戴美丽的光环，背上却驮着重负，不吱不声，一步一个足印地向前跋涉。

鉴赏周国桢的陶艺作品，我能感悟他艺术修养所完善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诚如大诗人李白所曰“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二

那飘落的炊烟，那暮归的牧歌，那块生发我希望和憧憬的地方，那块孕育我生命元素和成分的地母，总在我心中有着不可释然的情怀

有人说：艺术家的素质是先天和后天的合金。对周国桢来说，这句话十分恰当。所谓先天，是指他自幼爱好绘画和音乐；所谓后天，是指他受美术的训练和熏陶，以及他的勤奋、执著，而景德镇这块得天独厚的艺术土壤，更是给了他的用武之地。回想这些，周国桢唏嘘不已，无限感慨。

1931年7月11日，周国桢出生在湖南省安仁县牌楼乡上荷渡村。周家兄妹四人，周国桢排行老二。一说起童年，他的眼眶里便閃出光亮，话匣子也一下打开了：“我的美术启蒙离不开我的故乡。在我呱呱落地之后，我的生命就同那块土地、那方水土血脉相连了。我的祖辈都是农民，属于种田打工一族，到了我辈才有称之为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职业者，于是同那块血脉之地既有联系与牵挂，又有疏离与迷茫的感觉，但童年时代的生活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飘落的炊烟，那暮归的牧歌，那块生发我希望和憧憬的地方，那块孕育我生命元素和成分的地母，总在我心中有着不可释然的情怀。我的生命本来就属于这块土地，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一粒

泥尘。是的，由那方丰腴厚实的地气抚育了我，由淳美质朴的风情民俗和粗砺的文化影响了我，在我心中深深地染成了生命的底色，又孕育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那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原始情怀。”

周国桢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无权无势无钱无文化，常受财主和地痞欺侮。有一次，他父亲被村上的无赖打了耳光，无处诉告，便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哪怕卖薄田卖祖产，也要让孩子读书有出息，不受欺压。周国桢却不明了父亲的心思，他好玩好动，喜欢看乡村里的独角皮影戏。到了正月十五，他更盼“做鸡婆”，那是农家用米粉掺水糅合做成的各种家禽和家畜，用来祭祀敬神，预祝来年丰收。家禽和家畜各种形态的造型，让周国桢看得怔住了，他常常爱不释手，把它们搬进被窝同眠，饿了就啃它一个。淘气的周国桢终于被父亲教训了一顿。于是他进私塾，读小学，师从周先甫、周荣坤以及美术教师罗从宾等人，虽然不甚用功，但绘画写生却显露了奇才，常让小伙伴赞叹不已。稚拙与童趣，周国桢难以忘却，他庆幸自己出生在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民间艺术编织的摇篮里度过的。

因为家里穷，周国桢小学毕业后考入安仁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之后，又考入长沙华中高级艺术专科学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志向，主要是这类学校学费便宜，有时还可以免掉些杂费。从县城到省城，他的眼界扩大了，兴趣趋于浓烈，主攻国画、西画、图案、劳作（雕塑）和音乐等。

说起这段求学生活，周国桢认为“样样不精，却打下了基础”。也许艺术家的天性不安分，十七八岁的他还很顽皮，甚至很叛逆，可渐渐学会了琢磨和研究。比如中国古代的、民间的、传统的艺术，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像戏剧、民间工艺、石印和年画等，为什么老百姓爱买爱看？周国桢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中国古代的和民间文化艺术的丰厚营养，认真地学习和揣摩着当代中国画家的艺术造诣。

1949年5月,湖南解放前夕,楚湘大地尚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和土匪势力。由于战乱与不明真相,学校里谣言四起,“恐共症”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眼看学校呆不下去了,周国桢“扒”火车逃回家乡。7月,安仁县城解放,他瞒着家人投奔了解放军四野部队。“哦,是136师师部宣传队,当时经常演出,因为会画画。我专门搞美工画布景。”周国桢陷入了深深回忆,对那段短暂的军旅生涯充满感情。后来部队整编,是留是走,悉听尊便,周国桢向往读书。人生有不少拐点,常常在不经意中改变旅程。周国桢借了几十元大洋,于1950年8月至1951年7月进入苏州美专读书,主攻素描。那时,他的生活非常清苦,同学动了点“小脑筋”,常常中午搭伙撑饱吃,晚饭时自己烧稀饭,弄得包饭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州美专要五年毕业,如此有了上顿没下顿,使周国桢萌发了考中央美术学院的念头,何况那里的天地更大,前途更宽。他与要好的同学王克庆商量,王克庆家境也不富裕,但王克庆家人支持他们一起去考中央美院,并且给了他们单程路费,结果两人都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周国桢至今深有感触地说:“若没有王克庆家的资助,或考不上中央美术学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金秋十月,我在北京专程去通州王克庆教授的雕塑工作室造访。比周国桢小两岁的王克庆,如今也是我国颇有造诣的著名雕塑家,担任着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代主任、北京市政府顾问团顾问、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俄罗斯列宾学院名誉教授等职。在回忆那“艰苦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活时,他缓缓的语调中充满了感情:“那时我们的生活确实很清苦,记得学费是免收的,每月伙食费12元,平时吃饭是在摊位上,喝稀粥,吃馒头,节假日给人家画画,当然也没有钱,不过是吃顿饭而已。这清苦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想得比较单纯,对事业有追求,学业上很刻苦,周国桢是非常勤奋的,业务也不错。当时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精通雕塑的江丰院长爱才如命,对周国桢也很赏识,经常给予鼓励。我

们是1951年进去,1954年毕业的。我们入校时,徐悲鸿任院长,他尽管身体不好,可很关心雕塑。徐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我们同学为他守过灵。我们也见到过97岁的齐白石。江丰院长是在我们后期从杭州美院调来的,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有远见,非常直率。他看到解放初雕塑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社会需要雕塑却又不给编制的现象,就采取储备人才以备后用的政策,把两届学生留校,成立雕塑工作队,既搞教学又搞创作,为中国的雕塑事业打下了基础,事后雕塑界确实也出了不少人才。1957年,江丰院长呼吁要重视雕塑,对官僚主义提了不少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当然以后也恢复了名誉。我们至今很怀念他。”

周国桢似乎更有体会。临近毕业,景德镇宣传部长孙文畔来学校“挖人”,景德镇有许多民间艺人,需要正规大学生去帮助从事陶瓷的研究与设计。周国桢在学校期间已创作了《兄妹上学》、《荷花灯舞》等作品,反响不错。于是,周国桢决心放弃留校的机会,第一个报了名,多次向江丰院长请缨。“那年代,很少有私心杂念,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无论留还是走,心情都很愉快。”周国桢有所感触地说,“我有个老乡,也是我的老师,叫周轻鼎,曾与冼星海一起留学日本,与刘海粟一起留学法国,他提示和指导过我搞动物雕塑,而大学里的刘小琴助教又教了我不少技法,我想到景德镇试试。”江丰院长考虑许久,支持周国桢去景德镇,说你去吧,去个几年!谁知周国桢一去就是几十年。但他没有后悔,他用他的艺术成果来回报自己的祖国,回报自己的母校、师长和同学。正像王克庆所说:“人民培育了我们,我们再还给人民!”

三

周国桢的“动物理论”,来自对动物生命的观察,这为他开创陶瓷艺术的新领域奠定了基础

有人运交华盖,有人筭路蓝缕,但一个人活着总会碰到难事,不过,人不管遇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能灰心丧气。作人做事,达观、开朗、乐天知命、不装苦样子、至老如常,这是事业成功的秘诀,也是延年益寿之道。周国桢信奉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期,周国桢意气风发,感情用事,似乎不太懂“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老庄哲学,随着岁月流逝,他渐有所悟,明白了其中奥义。

初到景德镇,周国桢年仅 23 岁,他面对的是声名赫赫的景德镇这个“陶瓷之海”,积淀了两千多年的陶瓷艺术传统和数以千计的民间艺人,相形之下刚跨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周国桢脑海里涌动着的却是狂涛大波,他所追求的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有自己的陶瓷艺术,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这代人的理想和审美观”。从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到偏远闭塞的瓷都,放弃留校工作的难得机会而主动下基层,倘若周国桢没有一种将自己的未来投身和交付艺术的坚强信念,缺乏对艺术明确的抱负和追求,是难以作出这样果敢抉择的。他被分配到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从事现代陶艺创作。他惊奇、兴奋,那里高手如云,人才济济,实在是陶瓷艺术的藏龙卧虎之地。渐渐地,他也忧心、困惑:眼前的“陶艺之海”几乎全是观音罗汉和宗教神话中的形象,弥漫着一味追求精巧和繁缛堆砌的艺风,纵使偶有佳作,也难成气候。眼前的“海”与心中的“海”,反差是何等的悬殊强烈,周国桢一腔热忱不知如何排遣。

这里,有必要介绍景德镇的陶瓷渊源和文化背景。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镇是景德镇最早的名称(景德镇真正被命名是在公元 1004 年北宋景德年间,其时已建镇一千余年),它从汉代开始制造陶器,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其烧制的陶器大抵属于我国早期瓷器。殊不知,“陶”与“瓷”有关联又有区